

龍偵探案彙刊
第一輯

上海廣智
書局印行

光緒三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初版發行

定價二角



編輯者

總發行所

發行所

印刷所

代售處

新民叢報社社員

上海棋盤街中市

廣智書局

橫濱新民社

新民社活版部

上海新民支店
東京中國書林

偵探案彙刻(全一冊)

偵探案彙刻目錄

(葉)

竊毀拿破侖遺像案·····	一
失女案·····	三
毒藥案·····	五
雙公使·····	八一



竊毀拿破侖遺像案

英國、陶高能原著
中國、知新子譯述

英國阿爾晤斯歇洛克者。近世之偵探名家也。所破各案。往往令人驚駭錯愕。目眩心悸。其友滑震。偶記一二事。晨甫脫稿。夕遍歐美。大有洛陽紙貴之概。故其國小說大家。陶高能氏。益附會其說。迭著偵探小說。托爲滑震筆記。盛傳於世。蓋非爾。則不能有親歷其境之妙也。吾國若時務報館張氏所譯者尙矣。厥後續譯者。如華生包探案等。亦即滑震筆記耳。嗣目歇洛克逝世後。雖奇案疊疊。而他人無復有如歇氏之苦心思索。默運腦髓以破之者。而陶氏亦幾有擱筆之歎。於是創爲歇洛克復生之說。藉假盛名。實其記載。成書若干。歐美各國。風行迨遍。此篇殆其一也。全篇仍托爲滑震記載語。

倫敦偵探長李師德君。晚間來寓晤會。朝夕本相過從。無足異者。歇洛克君。每喜招接之。藉聞警察局總機關之消息。間論各訟案情節。往往能得其

要領。解釋他人之疑竇。故李師德亦樂與之晉接也。是夕既相接晤。寒暄畢。無復他言。吸淡巴菰。意甚暇豫。歇洛克注視之。既而問曰。手中得無有公事否。曰無甚要事。曰。盡告我。李師德笑而不答。既而曰。吾意中確有一事。非故爲秘諱。但此等瑣屑事。不敢重勞足下耳。雖然。其事雖瑣屑。而其情則又甚怪異。吾固知足下不欲以尋常瑣事勞其心。然今茲之事。吾恐雖滑震先生。亦無能爲力也。余聞病軼。李師德曰。曷言夫病。癰耳。且不僅癰。迨將成怪矣。當此之時。安復有人寄怨毒於拿破崙一世。若是其甚。至欲毀其遺像者哉。歇洛克聞之。隱几徐徐而言曰。此無與吾事也。李師德曰。吾固先言之矣。但此人躬蹈穿窬之行。晝夜入人家。無所取携。徒毀壞他人陳設之偶像。遂致事爲警察所聞。亦殊離奇。歇洛克復起坐曰。穿窬乎。願聞其詳。或較有意味也。李師德探囊出記事小冊。略一展視曰。第一案。有毛四者。設肆於倫敦更

寧墩路。以售賣畫片偶像爲業。於四日前。報稱。是日其夥以事出外。無復典守者。忽聞碎物聲甚厲。疾趨視之。諸物皆無恙。惟櫃上所設一泥塑之半身拿破崙像。已齏粉矣。奔戶外察之。路人言曰。曾見有自肆內疾走而出者。然一瞬間已不知所往。毛四遂走報警察。乞爲緝捕。此像價值。不過十餘先令。全案情形。有如兒戲。吾以爲未必出於有意識者之所爲。

第二案。纔昨夜事耳。情節益異。更寧墩路。有醫士白尼谷者。居焉。其居處去

毛四之肆。僅數百碼。其人於淡水河 (River Thames)

方慶周譯電術奇談。作點土河。蓋地名人名。皆譯音。此

蓋從粵音也。茲從江南音。譯作淡水。於字面似略雅馴。倫敦之有北河。猶與之。白鷺潭。潭之有黃浦灘。所以界一地爲二城者。南岸。聲名藉甚。此寓

之外。別有分館。說於白利史頓路。距所居約二里許。當法皇拿破崙在日。此醫士頗蒙信用。屢邀獎錫。故其家所藏拿破崙之肖像、書籍及各種遺物。甚夥。數日前。猶向毛四肆中。購得法人田橫樓範之法皇半身像二座。一置於

更甯墩路寓中。一置於白利史頓路之分館。今日醫士晨起。見門窗被撬。細檢各物。皆無恙。惟此半身塑像。則已不脛而走。嗣見圍牆下。白泥細碎。則毀像之遺者也。歇洛克聞之。搓手而言曰。事誠離奇。李師德笑曰。君頗樂聞之乎。吾詞猶未畢也。白醫士日以中午至分館。今日至彼時。其驚駭之狀。當亦非君所能逆料者。蓋彼分館亦於昨夜被竊。新購以置於火爐架上之半身白泥像。亦已毀於室中。細碎狼藉。縱橫滿地。他物一無所失。吾等聞報。馳往勘驗。迄無踪跡可求。歇洛克曰。事誠不可謂不奇。然白醫士所被毀之二像。與毛四肆中所毀者。究相同否。李師德曰。同是一模範中。脫胎以出者。烏得不同。歇洛克曰。此事以理論之。其人必夙有怨毒於拿破崙。而未能及及其身。故遷怒於其遺像歟。雖然。倫敦一地。若此以奇勳偉業。博震世威名之皇帝遺像。奚止以百千計。胡爲乎。彼乃汲汲然獨求此三像者。豈亦會逢其適

乎。李師德曰。然吾意亦若是。且倫敦皇帝遺像雖多。而此一方中。或僅得毛四肆中之三像。彼黨在此一方者。亦僅能藉此爲下手處。未可知也。滑震君以爲何如。余答之曰。顛狂之病。不一而足。法國魂靈學家。所謂『定見』者。最能造就人之意志。鑄出人之成見。或者自法國大戰爭而後。貴族之曾受拿破崙貶抑者。怨氣難消。遂由此『定見』而釀成空想。以致作此虛妄事。理或有之歟。歇洛克搖首曰。滑震君。此必無之事也。雖有『定見』在胸。彼有心疾之人。又烏知此遺像之所在也。余問歇洛克於意云何。歇洛克曰。此非顛人所爲之事。吾敢斷之。蓋觀其行事可知已。如白醫士寓中。苟廳事間突有聲息。則家人驚起矣。故其毀像也。必於室外圍牆之下。至於分館。則戶自外扃。無典夜者。可無他慮。故即就室中毀其像焉。靜言思之。其事之關繫。雖似甚微。然吾未敢遽決爲細事也。吾自辦某案後。從此不復敢輕於料事矣。滑震

君想猶能憶及之。歇洛克死已久矣。作者乃託爲復生。故播此數言。以肖其口吻。以亂讀者之目。固不必劍舟求劍。開某爲案也。李師德君其慎乃公事。使一經發明。或別有續聞。仍求有以告我。

歇氏之所謂發明續聞者。其消息之來之速而且奇。乃殊出人意表之外。翌晨甫起。余猶於臥室中。從事櫛沐。歇洛克忽入室。持電信一函。向余朗誦曰。請速至更始墩正脫街一百三十一號。李師德具。

余聞之而疑焉。問曰。是果何事耶。歇洛克曰。不知也。雖然。必有所事。吾意必關涉於毀像一案。果爾。則毀像者又從彼處下手矣。請速晨餐。車馬已備。與君偕行。

車行半小時。已抵正脫街。地頗幽靜雅潔。道旁房屋。鱗次櫛比。一百三十一號。亦此道中之一宅也。門前聚觀者甚衆。議論紛紛。聲浪複雜。不暇辨也。甫及門。李師德已迓於門外。相將入室。室中一老者。御法蘭絨長衣。蓋櫛沐之

服猶未更易。負手遶室行。狀頗戚戚。一若重有所思者。李師德介紹相見。互通姓氏。老者蓋此室之主。哈開氏。中央晚報之記者也。李師德曰。歇洛克君。此次又是毀壞拿破崙遺像事。君昨夜頗以此事爲有意味。故請親臨觀之。歇問若何。李師德曰。此次牽及命案矣。哈開君。請以細情告此二君何如。哈開乃向余等盛頌而言曰。是誠非常之事。吾向者每搜羅他人奇事。以實吾新聞紙。今日新聞。反自吾家出矣。使此而爲他人之事。則吾晚報上。足敷數十行新聞材料。今我反以告諸人。不亦異乎。歇君大名。吾聞之久矣。君必能爲我解釋此異事。吾不妨一一舉以詳告。歇洛克乃坐而靜聽。哈開言曰。此事似爲拿破崙像而起。此物吾於四月前。在哈廷兄弟肆中購得。價值殊不昂。吾撰新聞論說。向在夜間從事。達於早晨乃止。習以爲常。吾昨夜從事於後樓書室中。約三句鐘時。彷彿聞樓下有聲。細聽之。不復聞。遂疑此爲外來

之聲。爲吾所誤聽者。迨逾五分鐘時。驟聞呼救聲甚厲。歇君是誠吾自有耳以來。聞所未聞。此生不復能忘之惡聲也。駭極而呆。復逾一二分鐘。驚稍定。持械下樓。既達此室。則窗戶已洞啓。火爐架上之拿破崙像一座。已不知何往矣。此模範中物。能值幾何。而此賊乃竊此物。殊難索解。諸君請觀。若由此窗出。入跨數步。即達中門。吾當時即啓門出。詎黑暗中。誤踐一物。幾爲所絆。仆。蹶之賦然。急返身取火燭之。則拳曲其膝。張大其口。仰天而臥。喉管破裂。血污遍體者。赫然一死人也。歇君是誠吾有目以來。所未見之惡狀。吾恐來日夢中。難免復見之也。當是時。吾狂駭幾絕。急吹叫鈴。此後即昏不知人矣。迨警察者達於吾前。吾魂方返舍。歇洛克曰。謀殺者果何人。有知者否。李師德曰。殊無形跡可見。死者仍在墳地。可偕往觀之。吾等先已檢視殆遍。迄無所得。惟驗得死者身材頗高大。面目黧黑。似爲日光所逼而然者。年尙不

滿三十。衣服襤褸。不類工人。血污中查見角嚮摺刀一柄。其人是否即死於此刀。或爲死者。拒之刀。未可知也。衣襟上並無姓名。衣袋中僅餘蘋果一枚。麻繩一束。倫敦地圖一張。小照一紙。此外並無他物。皆檢出在此。請觀可也。歇洛克審視小照。蓋係以攝影小快鏡所照者。其像則一矯捷靈巧之人。睫毛甚濃。惟面之下部。凸出若猴嘴然。殊怪像也。審視畢。遂問拿破崙遺像何在。李師德曰。頃已查得在康屯路某空屋門外。已成齏粉。吾正欲往觀。君亦願同行否。歇洛克先查視室中地毯。窗戶。一週。乃曰。此人必長腿者。且必勇敢多力。不然。踰此窓以入。復踰以出。殊不易易。哈開君。盍偕行。一觀珍藏之像乎。哈開君倚書案以坐。悶損憂抑。達於面目。蹙然答曰。此爲吾家舊物。睹之熟矣。何必觀。況夜來驚駭亂吾心。今日新聞紙。尙無隻字提及。諸家晚報。必備載無疑。故吾報中似亦不能不詳紀其事。恕吾不能同行矣。余等遂

興辭而出。未及門。已聞筆聲颼颼然。此老蓋已奮筆疾書矣。

既出門。約行數百碼。乃抵毀像處。俯視之。散如泥沙。無復成片者。嘻。何其怨毒之深耶。亦可想見毀像時。其狂恨之態何若矣。歇洛克隨手拾數粒細察之。欣欣然有喜色。一若已得其端倪者然。李師德笑問何如。歇洛克瞿然曰。吾輩當爲之多一番事矣。彼寧獨以其奇僻之行。甘爲竊犯已耶。以彼之眼。視此物。一若有極關繫者在。且甚於生命者然。此即其要點也。不然。彼若專以破壞此像爲目的。何以不毀之於門以內。既携出矣。則又何處不可以毀之。而必毀於此。一若擇地而後毀者耶。李師德曰。或者彼懷像以出。與他人遇。倉皇遁去。急不待擇。適於此地耳。歇洛克曰。此亦一說。然盡於此屋之位上。一爲揣測之。李師德睨歇而言曰。此空屋也。彼蓋圖其無人。可以爲所欲爲。無慮有偵察之者耳。歇曰。誠然。然自出哈氏之門。以達此地。空屋固不

僅一間。彼於先過之空屋。胡不就毀之。願乃捨近而圖遠乎。彼豈自忘爲竊物而逃者。不虞復爲人所見乎。李曰。僕不敏。誠無辭以解此矣。歇乃引手指頂上之路燈曰。彼蓋有取於此耳。彼先過之空屋。何嘗有此。吾謂其若擇地者然。固非謂其擇空屋。謂其擇燈光也。李乃恍然悟曰。當然哉。白醫士家之像。其毀之地。亦距其門首之紅燈不遠。然則如之何。乃可以破獲之。歇君其有以教我。歇曰。姑默識之。載其事於冊。徐觀其變可也。雖然。此僕意耳。君當如何。李曰。吾意莫要於先訪死者之姓氏里居。此猶非難事。尤必訪知其同黨者爲何許人。夜來於正脫街爲何許事。遇而殺之者。又屬死者何人。斯不難得之矣。君意以爲然否。歇曰。此順理成章之辦法也。雖然。吾意不若是。李問。然則君將何如。歇曰。君辦法既定。不必因吾一言。而遽改易之。吾當與君各行其是。然後較其短長。或彼此有所補助。李曰。敬如命。君歸途過正脫街。

請爲我寄語哈開君。吾意已決。夜來所遭。其人蓋有怨毒於拿破崙者。適以顛疾作。而殺人耳。吾之此意。或少有裨於其論說也。言畢。復睨歇洛克而問曰。君得毋未以吾言爲然乎。歇微笑曰。誠不敢盡謂然。然以君此意達之。必有裨於哈開君。及中央報之閱者。則無疑也。滑震君。吾又將累君隨我僕僕竟日矣。李君。今夕其暇乎。請於六句鐘時訪我於備克街。或有所得也。且乞以在屍身搜得之小照付我。夕當還君。吾誠願吾所慮者不謬。庶不虛此行。乞君今夕。與辦公者一人同來。

既別。歇洛克偕余同行。至高家巷哈廷兄弟肆中。蓋塑像所由出售處也。邊其肆。一少年在焉。告余等曰。哈廷以晨出。午乃得歸。我乃新受傭者。於肆中事未盡悉。不敢妄有所言也。歇洛克聞之。悵然良久。顧余曰。滑震君。事之不能料。有如此者。蓋欲於此究塑像之所從來。就此中消息。或可得其被毀之

原因也。無已其午後再來乎。吾當與君先訪更寧墩之毛四。或於彼處得一線之光明。未可知也。

車行一句鐘。行抵畫像肆中。見所謂毛四者。矮而肥。面赤若塗硃。歇洛克示以小照。微叩之。即憤然作色曰。吾設肆於此。完租稅。殊不資。彼有地方之責者。不知盡乃職。至容強徒白晝入我室。毀我貨物。殊不可解。至白醫士處之二像。確購自吾肆者。吾意是殆虛無黨所爲。而喜毀他人之像者。亦爲無君黨之手段。否則共和黨矣。君盍於此三者之中求之。至於諸像之所從來。吾未見於此有何關涉也。雖然。君必欲知之。吾又何必諱。吾蓋購自施德鎮教堂街。二十年來。標大名於商業場中之祥利公司者也。問購來幾何。曰。其數三。其二售諸白醫士。其一即被毀於肆中者。照片中人。吾亦知之。是人名佩寶。意大利人。以工藝爲業。曾受僱於吾肆中。工雕像、鍍金、裝架、諸技。辭歇已

將浹旬矣。迄未知其何往。亦不知其居址。在吾肆時。頗得力。彼辭去之二日。乃有毀像事。

歇洛克與余謝毛四以去。歇即顧余曰。毛四所知者。已盡於此矣。雖然藉此以知更寧墩。及更始墩。兩地犯事者之主名。亦不負此行。吾將與君至施德鎮一訪祥利主人。彼實爲肖像所從出之處。謂不能獲彼之助力。吾不信也。於是乃御車以行。由富庶之倫敦。歷盡諸繁盛之市廛。遵海濱而東。有城鎮在焉。是曰施德鎮。甲第雲連。閭閻相望。巨鎮也。於大道之旁。得一巨室。即祥利公司之雕刻廠也。門前有廣濶場。羅列碑碣石材。門以內爲廠房。從事於模範雕刻者。蓋五十人。當事人爲一日耳曼長者。欣然以客禮迎余等入。歇有所問。罔不朗朗而答。繼查冊籍。則載田橫所製之白石拿破崙半身像模。先後已範出數百座。嗣又查得毛四所購之三座。與哈廷兄弟之所購者。實出